# 古文世編

六十九之七十

漢書門 類
三七三二 號
九七 函
七 架
五〇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七三二 號
五〇 冊
三五九 函
九 架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3732 |
| 冊數 | 50 ( 35 ) | |
| 函號 | 359 | 54 |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九

諫太子　　張玄素

闕朗傳

隋宗室論　　李延壽

隋論

南史后妃總論

南史循吏傳論

南史文學論

南史隱逸序



淺草文庫

南史梁宗室論
南史齊高祖論
南史梁武帝論
南史袁湛等傳論
南史謝氏傳論
北史外戚傳
北史文苑序
北史四夷傳序
北史四夷論



北史楊氏論
後周諸王論
上南北史表
履道篇　履德篇　張弧
武指　劉貺
三元頌　岑文本
易正義序　孔穎達
周易八論
尚書正義序

聽歌賦　謝偃
觀舞賦
諫立武氏爲后　來濟
詔用周王爲并州都督　上官儀
爲殿中監趙元楷乞致仕表
爲于侍中請赴山陵表
請選舉擇賢良疏　薛登
論回紇不宜侍子疏

#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九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龍城玄之陳原道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 諫太子承乾書　張玄素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共棄然三驅之禮非欲教殺將爲百姓除害故湯羅一面天下歸仁今苑內娛獵雖名異遊畋若行之無恒終虧雅度且傳說曰學不師古匪說攸

聞然則弘道在於學古學古必資師訓旣奉恩
詔令孔穎達侍講望數存顧問以補萬一仍博
選有名行學士兼朝夕讀覽聖人之遺教察旣
行之往事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此則
盡善盡美夏啓周誦焉足言哉夫爲人上者未
有不求其善但以性不勝情耽惑成亂耽惑旣
甚忠言盡塞所以臣下苟順君道漸虧古人有
言勿以小惡而不去小善而不爲故知禍福之
來皆起於漸殿下地居儲貳當須廣樹嘉猷旣



有好畋之淫何以主斯匕鬯慎終如始猶恐漸
衰始尚不慎終將安保

臣聞稱皇子入學而齒冑者欲令太子知君臣
父子尊卑長幼之節用之方寸之內弘之
四海之外者皆因行以遠聞假言以光被伏惟
殿下睿質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表竊見孔穎
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望令
數得侍講問釋物理覽古論今增輝睿德至如
騎射畋遊酣歌妓翫苟悅耳目終穢心神漸染

餼久必移情性古人有言心爲萬事主動而無
節卽亂恐陛下敗德之源在於此矣
臣以愚蔽竊位兩宮在臣有江海之潤於國無
秋毫之益是用必竭愚誠思盡臣節者伏惟儲
君之寄荷戴殊重如其積德不弘何以嗣守成
業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無家國所應用物
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巳過七萬驕奢
之極孰云過此龍樓之下惟聚工匠望苑之內
不覩賢良今言孝敬則闕侍膳問安之禮語恭



順則違君父慈訓之方求風聲則無學古好道
之實觀舉措則有因緣誅戮之罪宮臣正士未
嘗在側羣邪淫巧日近深宮愛好者皆遊伎雜
色施與者並圖畫雕鏤在外瞻仰巳有此失居
中隱密寧可勝計哉宣猷禁門不異闤闠朝入
暮出惡聲漸遠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當今
善士臣每請望數召進與之談論庶廣徽猷令
旨反有嫌猜謂臣妄相推引從善如流尚恐不
逮飾非拒諫必是招損古人云苦藥利病苦言

利行伏望安居思危日慎一日



## 關朗傳

李延壽

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

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絶非運之可
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
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
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
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
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
于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漢
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
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



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
皇綱立人極脩策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于未
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
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
衰之運乎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
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
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
將來或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
之法可貴也何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

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旣行曆數不延秦法旣立宗祧能踰乎噫天命人事其同歸矣府





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

## 隋宗室論

李延壽

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

爲華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
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爲磐石行無
甲兵之衛居與皁吏爲伍外内無虞顛危不暇
時逢多難將何望哉河澗屬乃葭莩地非寵逼
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
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若遺迹及身而絶固
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
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
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



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于人理父子
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效衆庶皆知之
矣愼子曰一兎走街百人逐之積兎於市過者
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
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
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
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寔此之由俄屬天步
方艱讒入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
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玆亂常之釁蓋亦有以

動之世棠棣之詩徒賦有庳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翦十有餘年宗社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内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 隋論

李延壽

隋文皇開基立本積德累仁徒以外戚之尊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爲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期月尉遲迥舉全齊之衆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乘茲機運遂遷周鼎于時蠻夷猾夏荆揚未一劬勞日仄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晋武之克平吳

會漢宣之推亡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尉候無警遐邇肅清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强不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娛自開皇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而素無術業不能盡下無寛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愈扇又雅好瑞符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侔京室皆同帝制靡所適從聽妬婦之言惑邪臣



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縱其尋斧翦伐本根墳土未乾子孫繼踵爲戮松檟纔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文皇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爲不幸也

南史后妃總論　李延壽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節文若夫義篤閨闈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德燮理陰政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廝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皁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竝后匹嫡其爲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寳照燭房帷趙



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誡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已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變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壼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於椒房旣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 南史循吏論

李延壽

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

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 南史文學論

李延壽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

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南史隱逸序　李延壽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内足希微兩忘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

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
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
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跡江湖之上或藏名
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
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
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葢亦俗外之徒也
故附之云

## 南史梁宗室論　李延壽

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
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
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
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
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
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司徒梁之不
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
而迹可足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

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
以名迹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 南史齊高祖論

李延壽

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懍懍命縣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方勠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武帝雲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巳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

藏内克鮮人勞役宫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同幸亦有齊之良王也據齊梁紀録並云出自蕭何又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爲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爲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乖實録近秘書監顔師古博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改削云



## 南史梁武帝論

李延壽

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旣地居勢勝乘機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遞用德刑備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爲國之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于刑典旣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

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多矣
其或樹置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
自己而喪追蹤徐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
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南史袁湛等傳論　李延壽

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
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
生空傳前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
還袁門世蹈忠義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
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取貴顗雖末路披猖
原心有本象之出處所蹈實懋家風粲執履之
迹近乎仁勇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
昔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

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符者矣昇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拒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良可稱云敬沁立履之地亦不為替矣



## 南史謝氏傳論

李延壽

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

景懋景先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巳之度玄暉藻
續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
左獨振而猖獗不巳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
乃信息乎

北史外戚傳 李延壽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
殷肇王基不籍莘氏爲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
爲輔然歷觀累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
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有克終之美必罹顛
覆之患何哉皆由乎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
徒用私寵要榮鬻犢引大車升負任厚棟無德
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
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於

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于已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婁昭自以佐命之功崇其名器且霸業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因茲而起其靖德昭訓二門並良家遺孽守死無暇固不足涉言又子非繼世權難安假昭信非惟素門覆道訖關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末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誡隋文濳躍之初獻后更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外内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

雖時經擾攘無有陷于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籍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顚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蕭歸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實婁叡尒朱文暢鄭仲禮李祖昇元蠻獨孤羅蕭歸命附其



家傳其餘並入此篇又檢楊騰乙弗繪附之魏末以備外戚傳云

北史文苑序　　李延壽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逖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紀靡得而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代以正其源闕里之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用能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

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異漆園黍谷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遺跡亦賢達之流乎其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者往往而有矣漢自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





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爲盛旣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鬪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若乃魯徵杜廣徐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

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言多胷臆潤古彫今有所未遇是故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旣而陳郡袁翻河内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及明皇御曆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也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伯族弟伯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勃海高肅河間邢臧趙國李騫

彫琢瓊瑶刻削杞梓並爲龍光俱稱鴻翼樂安孫彦舉濟陰温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元之潘張左束各一時也有齊自霸業云啓廣延髦俊開四門以賓之頓八紘以掩之鄴都之下煙霏霧集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輔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復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卬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騫亦參詔敕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及在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衡並爲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作此理不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

録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録事參軍蕭慤趙州功曹參軍顔之推同入撰録猶依霸朝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託鄧長顒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珽又奏撰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中書監陽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



陸乂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袁奭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閑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閤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儦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勑放慤之推等同入撰例及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兗州長史羊蕭通直散

騎侍郎馬元熙弁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
軍李師上溫君悠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
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
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
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翥前廣武太守魏謇前
西兗州司馬蕭溉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
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直
郎封孝騫太尉掾張德冲弁省右戶郎元行恭
司徒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顗
獲嘉令崔德儒給事中李元楷晉州中從事陽
師孝太尉中兵參軍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彊
司空士曹參軍盧公順司空中兵參軍周子深
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謇並入館待
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錄
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
有文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
雖然當時操筆之徒搜求略盡其外如廣平宋
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

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之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梁荊之風扇於關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禀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



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歌詠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擷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

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
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隋文初統萬
機每念斵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
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
習藝文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
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
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
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
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

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
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
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
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
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
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
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
邢臧裴伯茂邢昕溫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

昇其餘並各附其家傳齊書叙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顔之推爲文苑傳今唯取祖李樊荀其餘亦各附其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顔之推竟從齊入周故列在王庾之下顔之儀旣之推之弟故列在之推之末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爲文學傳今撿崔儦王頍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此篇并取虞世基許善心柳䛒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傳文苑傳云



## 北史四夷傳序

李延壽

葢天地之所覆載至大日月之所照臨至廣萬物之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之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禀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州爲紀五岳作鎭此之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州此之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行禀若夫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牣邊鄙雖

風土殊俗嗜慾不同至於貪而無厭很而好亂强則旅拒弱則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黷武於遐方漢武士馬强盛肆志於遠略匈奴巳却其國乃虛天馬旣來其人亦困是知鴈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况乎時非秦漢志甚嬴劉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顚墜之釁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敎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之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



王制之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 北史四夷論

李延壽

自古開遠夷通絶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給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劒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好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于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絶之道及隋煬帝規模宏侈掩呑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

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脩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很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倂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駮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北史楊氏論　李延壽

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摽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

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解寵招福朝廷之釁旣已伏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倜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心之寄掃祅氛于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寔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温柔內懷狡筭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閒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思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後周諸王論　李延壽

昔賢之議者咸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遠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並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聖賢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為政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

則用捨或殊譬猶工戚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務也觀人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裂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署牧守循名雖曰異軫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忠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哉蓋位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斯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爵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周文之初定關右日不暇給旣以人臣禮終未遑蕃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盤石之固矣武皇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爲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任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崇芟刈先其

本枝劇黜徧於公族以齊王之奇姿傑出足可
牢籠於前載處周公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
俗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屬
道消之日挾震主之威斯人而嬰斯釁君子是
以知國祚之不永也其餘雖地惟叔父親則同
生假文能輔王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
從侯服於下國號爲千乘位侔匹夫是以權臣
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遠於俯拾殲王侯
烈於燎原悠悠遂古未聞茲酷豈非權枯振朽



易爲力乎向使宣皇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
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
相持遠近爲用使其位足以扶危其權不能爲
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
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
能窺其神器哉昔張耳陳餘賓客厮役所居皆
取卿相而齊王之文武寮吏其後亦多台牧異
代相符可謂賢矣哉

上南北史表　　李延壽

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臧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旣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

重前修無俟揚搉泪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熈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泛而商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紓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刋勒旣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爲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





眞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爲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爲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爲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三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爲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爲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

八代合爲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勑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爲抄録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爲部秩除其冗長措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疏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





南史刊勒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

履道篇　張弧

素履子曰道本無名無名居天地之始天地之始號曰混元混元之初無形無象既分二儀能生萬象故云之爲道初自混漠三皇依之設教五帝依之置治始於一化淳樸自然將明寒暑之期遂分陰陽之序上古聖人履之無言無教無心於物物來歸之不教於民民皆仰之此則履純樸皇道也畫卦之主嘗草之君皆履之而化成至於服牛乘馬履之而去强暴用之而除

民害顓頊履之於忠順帝嚳履之於清和唐堯履謙順之道而垂裳虞舜履孝弟之道而授讓此履帝道也禹行勤儉之道而治水湯能恭敬而感天西伯以至德而稱尊武王以孝道而去虐此聖人以王道設教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以道治世之化也至於黃老唯尚樸而不文素王亦歸之於純素莫不去華飾而作敎捨文艶以歸眞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盜責山節藻梲之宇尚卑宮菲食之君道德經云吾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則履道之原也兼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則至道者亡身履象外之道也至於餐霞食氣塞兌轉丸履離塵之道也昔鴟夷子在俗敎民種植持生之道竟乘舟而去羅眞人卜肆敎人忠孝之道乃拔宅而昇此乃大道不器在物皆有知道不虛行物有玄應不在高臺廣廈之間

東林西域之内立身行道之本未若君睦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順妻貞勤儉於家忠良於國昔夏殷文武得道而昌桀紂幽厲失道而亡夫如是道不可捨得之則昌失之則亡故聖人愛人惠俗施德保位者也人之於道如魚之在水魚失水則亡人失道則喪牢籠萬象以道治之謂之大道欲昌其身宜履而行之明矣

## 履德篇

張弧

素履子曰太上貴德德者衆善所歸百福所集昔舜有羶德而人歸之如蟻羶不慕蟻而蟻慕羶舜不慕民而民慕德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歸周者二西伯之德猶種竹以待鵷竹不慕鵷鵷爲鸇所逐而自來投竹周不慕民民爲紂所虐而自來投周是知德可施而虐不可肆常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誕敷文德遠方來格故古昔帝王皆立德以垂教五行五帝在木曰木德

在火曰火德在土曰土德在金曰金德在水曰水德五行相生遞相爲德所以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立教於萬祀此德之用也德之施也無名在物物皆得之則存失之則喪天若失德寒暑不時地若失德萬物不生人若失德身必將傾畝大禹謨九功皐陶謨九德天下是治君以慈愛立德臣以忠孝成名德唯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本在武則有七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文則有五温良恭儉讓恭寛信敏惠皆歸五德德也者能卻水火能感鬼神伏龍蛇化敷禽獸亦能退舍星象亦能整復山河桑穀自枯妖禽亦逝瘞蛇之子捨金之賓遺藥於敵人馳酒於盗者於絶纓之過成漆身之志皆施之於陰功而獲陽報之知是宜施之於萬類不可失之於一言天道無親唯德是輔有國有家幸其履之瞬息無倦昌矣盛矣

武指　　劉貺

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云云貺以為嚴尤之議辯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動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御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

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脩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遺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王及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

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耶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爾且冐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强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爾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沈謀内斷人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疎而絶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漢之失策



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賓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

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烝毋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内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隷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





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故夷狄歳驕華夏日蹙當其强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强則内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戎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羌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以裔謀

夏變上國之風俗汩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無
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也聖
王誠能之而不用爾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
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
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
策也既故曰嚴尤之議辯而未詳者也班固之
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
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
況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





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
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
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
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飲食聲樂不與
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
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
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贄幣不為
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
燕趙之名倡雅質廿太官之八珍六齊便五都

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絶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繢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床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

寿三百廿三



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兇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旣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滑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

實爲寃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玩聲色或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憝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爾



## 三元頌　　岑文本

攝提改度孟陬順紀歸餘旣終獻歲方始乃詔司存命掌故考憲章修法度三朝之禮畢陳九賓之儀咸具庭燎晃以飈舉明燈煒以星布爾乃月正元日節應勾芒浮祥煙而泛佳氣闢閶闔而敞德陽虞賓光於列位呼韓肅於班行百寮濟濟萬國皇皇腰金鳴玉執贄奉璋內自畿甸外被要荒輸賝王會納貢職方司儀之職無替臚人之列有章旣伸聘於宸極亦矯首於巖

廓循川流之歸海若湛露之晞陽張崇矛設祝歆陳鼎實列樽俎梐枑肅而爲衞戈鋋森以齊舉五輅接軫九旗揚旆羽葢葳蕤雲車晻藹發聲名於文物備威儀於冠帶

## 易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非夫道極玄妙孰能與於此乎斯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夫龍出於

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九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唯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雖復玄之又玄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論住內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說斯乃義涉





於釋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既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案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戌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月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

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承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





新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勑刪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鄙才短見意未周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馬嘉運守大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

台二百〇九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略附之卷首爾

## 周易八論

孔穎達

正義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

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玄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戸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崔覲劉貞簡等並用此義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皆

以緯稱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明是易簡之義無爲之道故易者易也作難易之音而周簡子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凡有无相代彼此相易皆是易義不易者常體之名有常有體无常无體是不易之義變易者相變改之名兩有相變此爲變易張氏何氏並用此義云易者換代之名待奪之義因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或云德者得也萬法相形皆得相易不顧緯文不煩不擾之言所

謂用其文而背其義何不思之甚故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蓋易之三義唯在於有然有從无出理則包无故乾鑿度云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沌渾沌者言萬物相渾沌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

得故曰易也是知易理備包有無而易象唯在於有者蓋以聖人作易本以垂教教之所備本備於有故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道即无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有也故以无言之存乎道體以有言之存乎器用以變化言之存乎其神以生成言之存乎其易以真言之存乎其性以邪言之存乎其情以氣言之存乎陰陽以質言之存乎爻象以教言之存乎精義以人言之存乎景行此等是也且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



也作易所以垂教者即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犧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

敎之本意也右論易之三名
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犧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犧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犧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犧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畫卦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

便是述脩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賛用蓍謂伏犧矣故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上繫論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既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犧用蓍卽伏犧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述卦口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有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犧結繩而爲罔罟則是制器明伏犧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旣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犧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旣畫八卦卽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其重卦之意備在說卦此不具叙伏犧之時道尚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敎故作繫辭以明之右論重卦之人

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

所不備鄭玄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一曰黄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





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 右論三代易名

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

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為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武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

谷三百卌

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右論卦辭爻辭誰作

案乾鑿度云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

右論分上下二篇

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無

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旣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右論夫子十翼

孔子旣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絕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絕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丘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略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右論傳易之人

但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

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孝經緯稱易建八卦序六十四卦轉成三百八十四爻運機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但緯文鄙僞不可全信其八卦方位之所六爻上下之次七八九六之數內外承乘



之象入經別釋此未具論也 右論誰加經字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

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脩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采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荊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怙釋註文

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飆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奬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王德韶李子雲等謹共銓叙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脩疏人及朱長才蘇德融隨德素王士雄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冀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叙之云爾

聽歌賦　　謝偃

于時日下梧宮陰清竹殿羣雲始落光風初扇餘霞未斂殘虹猶見玉輦既陳蘭肴乃薦登高閣以騁目臨曲池而遊矚於是徵趙女命齊倡動瓊珮出蘭房橫寶釵而曜首襯鉛花而飾粧低翠娥而斂色睇橫波而流光聲欲抽而含態氣未理而騰芳乍綿連以爛熳時頓挫而抑揚始析宮而合徵終分角而和商掩餘姿於彫扇散輕塵於畫梁若夫振幽蘭飛激楚俯仰豔逸

顧眄容與故其繁會也類春禽振響而流變其
微引也若秋蟬輕吟而曳緒似將絕而更連疑
欲止而復舉短不可續長不可去延促合度舒
縱有所聽之者慮蕩而憂忘聞之者意悅而情
抒歌未終君王乃喟然歎曰夫樂者所以通神
明節情欲和天地調風俗觀往哲之遺風鑒前
賢之輕躅莫不治亂斯在興亡攸屬是故聖人
以爲深誡君子以之自勗

二百九四

## 觀舞賦　謝偃

羅薦周設黼帳高舒霧凝珠網風清玉除煙浮
蟬於緹幕燭籠光於綺疏爾乃咀清哇揚激徵
金石奏竹桐理奇調間發新聲互起促宴冶而
忘疲歡情暢而未已於是燕餘齊列絳樹分行
曳綃裾兮拖瑤珮簪羽釵兮珥鳴璫擢纖腰之
孤立若卷旌之未揚紆移袂而將舉似驚鴻之
欲翔退不失倫進不踰曲流而不滯急而不促
絃無差袖聲必應足香散飛巾光流轉玉若乃

巴姬竝進鄭女俱前對席齊舉分庭共旋乍差
池以燕接又颭沓而鳧連止有餘態動無遺姸
似兩艷之同發類雙花之偶然進止合度俯仰
如一節緩則顧遲唱遠則廻疾殊姿異制不可
殫悉若夫金翠的皪細綺參差方趨應矩圓步
中規飛鉛雪落頳鬢雲垂舒類飛霞曳淸漢屈
若垂柳縈華池飥而曲變終雅奏闋淸角止流
商絶頓華履以自持整文袿而竚節始綽約而
廻步乃遷延而就列



諫立武氏爲后　來濟

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
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
姒關雎之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
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惟陛下詳察上元
中帝多疾欲遜位武后中書令郝處俊諫曰天
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
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
見於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

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成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

詔冊周王爲并州都督文　上官儀

騰華星苑崇名器於藩維憑暉日御峻寵章於侯服故本枝增蔚鴻緒滋繁汾陽隩區鎮龍山而控遠冀方腴壤接鴈塞而疏疆連率之寄親賢攸屬咨爾周王某天姿開秀器彩靈明識表槐扉之象詞掩蘭臺之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齊明小山叢桂偃情田而並烈溫恭夙郡業尚日新棣萼交芬珪璋具美是用命爾爲某官爾其克脩天爵事苞地義方資化敷大夏惠漸京

陵必宜鈇社鳴桴褰帷廣聽懋宣聲績長綏福
履光膺顯命可不慎歟



為殿中監趙元楷乞致仕表　上官儀

高年致政前徽之彛準仲秋授杖縣載之通規
正以制逮乎桑榆惕陰於鍾漏臣顧惟菲陋輪
轅無所瞻言賔席高謝等夷筮仕之初不期通
顯干祿所望抑在代耕初以生涯多乖屬奉昌
數仁被草木德洎昆蟲奬飾曲流豐恩滂洽言
揚德舉内視鈇然比彥希賢載離滋永至娅駿
長驅奉玄池之廣宴奴龍避鶩陪樂野之宣遊
壓露罕稱榮恩異甚捫躬靦怍罔瀝心顏既而

三膳在辰懸輿甫及光華云徂聖造方深藩柳行秋朽材知止勝西羌而厠勇惟東都而自收伏請褫帶形闈歸骸素里挹清風於國讓追盛範於陽元效鈞璜於渭濵類飛星於河渚是知疲驂解馭辭金根而不歸袵席幄幃去青蒲而方遠望軒屏而徘徊仰煙霄而耿戀



為于侍中請赴山陵表　上官儀

塗宮方撤祖載有期蹐厚地而靡容蹋高穹而漂絕臣昔逢開運委質藩朝荏苒迄茲年將周紀位非德漸榮以恩滋顧視涯分何階致此而今谷陵遷隧宸衛將移袵席遺簪纓哀罔極方願整素翮而攀慕奉紼舄而崩號送往已窮事居方永特希宸鑒曲逐荒襟伏紙失圖罔知攸措

請選舉擇賢才疏　薛登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賜路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績疑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

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之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



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縣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縣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眞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

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爲獎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辭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

五三百卅三

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敺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覔舉覔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玆見矣徇巳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巳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巳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紛爭於階闥謗議雜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潔巳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羅其弊潔巳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玆今訪鄉閭之談惟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

則罪挂刑章或冐籍以偷資或邀動而竊級假
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
銓量茅容望重裴邑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
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致
敵之例秖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
思微滅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
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辭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
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
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
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
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
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
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闞
將長於權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
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
謀設高祖追悔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
於伐宗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
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辭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

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冐進須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辭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中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效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辭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劒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揚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

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冐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舉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撝謙之士仍請寬五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冊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世不去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論迴紇不宜侍子疏　薛登

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橮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

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氊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目覿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案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敎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

聚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案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刄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由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

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侵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冐頓之强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冐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觧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窮廬堅於城邑以氊罽美於章紱旣安其所

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内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悦漢而漢亦悦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内徙止當刼邊人繒綵麴櫱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効忠日殫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絶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古文世編卷之七十

滕王閣序　王勃
進九成宮頌表
遊山廟寺
爲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
卧讀書架賦　楊炯
盂蘭盆賦
定冕服奏
五悲　盧照鄰

雙槿賦序
秋霖賦
獄中學騷體
爲齊州父老請封禪表　駱賓王
對策文 附問
靈泉頌
螢火賦
蕩子從軍賦
上司列太常伯啓

上兗州啓
上齊州張司馬啓
上郭贊府啓
上梁明府啓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上廉使啓
上李少常啓
上瑕丘韋明府啓
上兗州崔長史啓

上吏部裴侍郎書
與博昌父老書
與親情書
冐雨尋菊序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晦日楚國寺宴序
初春邪嶺送益府叅軍序
秋日餞麴録事西川序
贈李八騎曹詩序
揚州看競渡序
姚州道破賊露布
應詰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在獄詠蟬
爲李義祭趙郎將文

古文世編卷之七十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滕王閣序并詩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斗牛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

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遥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雲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軸虹消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晩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遥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尊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

指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國之心阮籍猖狂



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鑾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雲　朱簾暮捲西山雨
閑雲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 進九成宮頌表　王勃

帝機無朕道洽則時雝靈化不言功成而頌顯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鑒棟梁一氣庭堦六合松軒夜警杳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寥廓峒山之駕臣霑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衢室而無階候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上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叫丹闕而累息

## 遊山廟寺

王勃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覩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疏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粤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峰也山東有道君廟

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藂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松埒漢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邈邈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弘胤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韻數裁焉

## 爲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　王勃

奉忠履義帝業所資昭德報功王風是切臣父某往因隋季預奉皇初於時沅洛未清雙崤尚梗江淮海岳王公數十父身羈僞鄭寵極戎庭掃千載之風雲擁三河之士馬情思奉順義不圖生綿越寇場祇歸誠款登太行而耀甲則建德離心出函谷而揚麾則王充破膽天書屢降手勑仍存洎乎九服乂安四方無事謀臣出顚猛將臨邊西窮赤水之源東究青丘之境橫戈

北塞盡沙漠之風塵授鉞南荒被牂牁之矢石義形夷險迹遍疆場分閫淹榮懸車遂禮雖死於牖下實懷天子之恩力盡方隅無愧忠臣之節令者歸藏有日先遠戒期陛下德被遊魂惠流枯骨高班厚祿已極於生前列鼓鳴簫復光於身後誠非毀滅所能投報但臣霜露之感瞻雲壟而神銷烏鳥之誠俯寒泉而思咽希開淨福庶補窮埏伏惟陛下恢不次之恩錄無涯之請使獲從朝例賜許度人濟魂識於昏塗極亡靈於燬宅則陛下乾坤之施既不隔於幽明微臣螻蟻之心豈忘情於家國是所圖也非敢望焉輕黷冕旒若墜冰谷

臥讀書架賦　　楊烱

儒有傳經在乎致遠力學在乎請益士安號於書淫元凱稱於學癖高眠孰可詎貽邊子之嘲晝寢則那寧耻宰予之責伊國工嘗巧度山林擬以爲格旣有奉於詩書故無違於枕席朴斵初成因夫美名兩足山立雙鈎月生從繩運斤義且得於方正量枘製鑿術乃取於縱横功因期於學術業可究於經明不勞於手無費於日開卷則氣雜香芸掛編則色連翠竹風清夜淺

每待篷篷之覺日永春深常偶便便之腹股因茲而罷刺膺由是而無伏庶恩覃於下幃豈遽留而更讀其利何如其樂只且巾遂挂於簾幌履誰曳於階除每偶草玄之字不親非聖之書比角枕而嗟若匹瑤琴而病諸爾其臨牕有風閉戶多雪自得陶潛之興仍秉袁安之節旣幽獨而多閑遂憑茲而徧閱讀易則期於隱索習禮則防於志悅倘叔夜之神交固周公之夢絕其始也一木所爲其用也萬卷可披墨沼之前謂江帆之遂至書林之下若雲翼之新垂動靜隨於語默出處任於輓推必欲事於所事實斯焉而取斯因謂之曰爾有卷兮爾有舒爲道可以集虛爾有方兮爾有直爲行可以立德濟筆海兮爾爲舟航騁文囿兮爾爲羽翼故吾不知夫不可聊逍遥以宴息

## 盂蘭盆賦　楊炯

渾元告秋羲和奏曉太陰望兮圓魄皎閶闔開兮凉風嫋四海澄兮百川晶陰陽肅兮天地窅掃離宮清重閣設皇邸張翠幕鸞飛鳳翔燄陽倐爍雲舒霧布翕赫曶霍陳法供飾盂蘭壯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蓮吐而非夏赬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璆琳琅玕映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憲章三極儀形萬類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貞兮象地殫怪力窮神異少君

王子掣曳兮若來玉女瑤姬翩遷兮必至鳴鷊鸖與鸞鷟舞鶤鷄與翡翠毒龍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洗醉怖魍魎潛魑魅離婁明目不足見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徵其奧秘繽繽紛紛氤氳氤氳五色成文若榮光休氣發彩於重雲蒨蒨燦燦煥煥爛爛三光壯觀若合璧連珠耿曜於長漢夫其遠也天台嵥起繞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成孤峙覆之以蓮花晃兮瑤臺之帝室艷兮金闕之仙家其高也上諸天於大梵其廣也遍法界於恒沙上可以薦元符於七廟下可以納羣動於三車

定冕服奏　　楊烱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

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明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沾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機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綵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



新也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於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沈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

也武雌者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成也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徧擬但取黻之相背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此之自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巳施旌旗矣龍武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

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感德之祥此盖别表休徵於是無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連珠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别為章目也此盖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詳刑之

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茄於藻井披江葩之狎獵謂爲蓮花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花代藻變古從今旣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惟顚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絺冕四章五品服之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

五悲　盧照鄰

一悲曰恭聞古之君子兮將遠適乎百蠻何故違父母之中國從禽獸於末班將矯詞兮不往將背俗兮不還寧曲成而薄喪不直敗以厚顏彼聖人兮猶若此況不肖與中間古往今來遯矣悠哉積生玉折顏子蘭摧人兮代兮俱盡代兮人兮共哀至如左丘失明冉耕有疾兵法作而斷足史記脩而下室高明者鬼瞰其門正直者人怨其筆雖爲鏡於前代終抱痛於今日別

有漢陽計掾邠國臺卿抗希代之奇節負超時之令名坎壈九死離披再生伊才智之爲患故賢哲之所嬰若乃賈長沙之數奇崔亭伯之不偶思欲創魯史之高行鉗楊墨之辨口爲書爲禮驅季俗於三古之前垂譽垂聲正頹綱於百王之後天子聞之而欲周郡公畏之而莫取徒窘蠢於泥沙竟龍鍾於塵垢异平稽之古人則如彼考之今代又如此近有魏郡王君曰方華陰楊氏曰亨咸能博達奇偉覃思研精徵孔門





之禮樂吞鬼谷之縱横岳秀泉澄如川如陵高談則龍騰豹變下筆則煙飛霧凝王則官終於郡吏楊則官止於邑丞何異夫操太阿以烹小鮮飛夜光而彈伏翼灼金龜兮訪兆邀玉騏兮騁力雖勞形而竭思吾固知其不得余之昆兮曰杲之余之季兮曰昂之杲也杲杲兮如三足之烏昂也昂昂焉若千里之駒杲之爲人也風流儒雅爲一代之和玉昂之爲人也文章卓犖爲四海之隋珠並蘭馨兮桂郁俱龍駒兮鳳雛

生於戰國則管樂之器長於闕里則游夏之徒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而遲遲青青子襟兮時何脫黃黃我綬兮鬢如絲昆兮何責坐乾封兮老矣季兮何負橫武陵而棄之舉天下兮稱屈何牖室之足欺爲小人之所笑爲通賢之所悲童子尚知其不可矧衡鏡與蓍龜故曰至道之精窅窅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焚符破璽而人朴鄙剖斗折衡而人不爭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巧膠離婁之目而





天下始明然後除其矯黠之患安其性命之精太平之代萬物肫肫凡聖脗合賢愚湑昏公卿不接友長吏不迎尊當成康勿用何暇談其兵甲典謨既作焉得耀其書論雖有晏嬰子產將頓伏於閭巷雖有冉求季路且耕牧於田園得尋常之才子又焉可以勝言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使掌事者校其功兮孰能與狸隼而齊舉金爲舟兮瓌瑁鐵不可以涉丘陵些珠爲衣兮翡翠裳不可以混蕪蒸些何器用兮之

乖剌悼斯人之勤劬倚長巖以爲枕兮吸流光以高臥見城市以虛盈若蚊蝱之相過當其時也巢由滿野不知稷禼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若夫管仲不遇齊桓則城陽之贅壻太公不遭姬伯亦棘津之漁夫一仁一義柴也來兮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之箕子奴聖人百慮而一致君子同歸而殊塗摧俔焚兮胥俔蕩桀亦放兮文亦拘笙簧六籍則秦俗有坑儒之痛黼藻百行則漢家有黨錮之誅鄴都傾覆飛禍纏於高鼻洛陽板蕩橫死坐其無鬚喔咿嘌嘶口含天憲睚眦蠆分屍僵路隅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有窽而生寧唯混沌無用而飽何獨侏儒是以蘧伯玉卷兮長卷甯武子愚兮更愚庭有樹兮樹有荆園有鳥兮鳥有鴟鴞其鳴矣思諸兄矣荆其頹矣思諸季矣岩有芳桂隰有棠棣枝龍嵷兮相樛葉翩翻兮相翳天之生我胡寧不惠何

如吉矣初征悲終凶於未濟右悲才難

二悲曰淚流公子傷心久之歷萬古以抽恨橫八荒而選悲有幽巖之臥客兀中林而坐思形枯槁以崎嶬足聯蹝以繿襤悄悄兮忽憎眇眇兮惆悵超遥兮獨蹇淹留兮空谷天片片而雲愁山幽幽而谷哭露垂泣於幽草風含悲於拱木徒觀其頂集飛塵尻埋積雪骸骨半死血氣中絶四支萎隨五官欹缺皮襞積而千皺衣聯褰而百結毛落鬢禿無叔子之明眉脣亡齒寒



有張儀之差舌仰而視睛翳其若夢俯而動身羸而欲折神若存而若亡心不生而不滅其所居也不嬰其所狎也非人古樹爲伴朝霞作隣下陰森以多晦傍恍惚兮無垠松門草合石路苔新公子撫其背兮曳其裾曰子非有唐之文士與燕地之高門與昔也子之少則玉樹金枝及其長則龍章鳳姿立身則淹中不足言其禮揮翰則江左莫敢論其詩每兢兢於暗室恒詡詡於明時常謂五府交辟三臺共推朝紆會稽

之綬夕獻長楊之詞痛私門之禍速惜公車之
詔遲豈期晦明乖序寒燠愆度鱗傷羽折筋攣
肉衋離披於舟潤之隅觳觫於藪山之路已焉
哉已焉哉崑山玉石忽摧頹事去矣古今聖賢
悲何已天道如何自古相嗟項羽帳中之飲荆
卿易水之歌何壯夫之慟抑伊兒女之情多借
如蘇武生還溫序死節王陵之母伏劍杞梁之
妻泣血事蓄迫於功名情有兼於貞烈若關羽
漢陰田横海島孤城已迫疲兵向老離離碣石



之鴻羃羃江潭之草迴首永訣吞聲何道及夫
獻帝偷生懷王受死哀西都之城闕憶南荆之
朝市鳳凰樓上龍山雲鸕鶿洲前吳江水一離
一別兮漢家宮掖似神仙獨坐獨愁兮楚國容
華競桃李別有士安多疾顏奇不起馬援困於
壺頭冉耕悲於牖裏平生書劍宿昔琴樽研精
殫於玉冊傳思浹於銅渾思欲爲龜爲鏡立德
立言成天下之亹亹定古今之諠諠一朝溘臥
萬事寧論君徒見丘中之饒朽骨豈知陌上之

有遊魂假使百年兮上壽又何足以存存右悲窮道
三悲曰奇峰合沓半隱天綠蘿蒙籠水潺湲因
嵌巖以爲室就芬芳以列筵川谷縈廻兮遂徑
路山嶂重複兮無人煙當餠呀之洞壑臨決咽
之奔泉中有幽憂之子長寂寞以思禪暮色踏
踏朝思緜緜形半生而半死氣一絶而一連自
言少一遊宦來從北燕淮南芳桂之領峴北明
珠之川東魯則過仲尼之故宅西蜀則耕武侯
之薄田舊鄉舊國白雲邊飛雪飛蓬暗遠天暫



關薊北千萬里少別昭丘三十年昔時人物都
應謝聞道城隍復可憐忽憶揚州楊子津遙思
蜀道蜀橋人鴛鴦渚兮羅綺月茱萸灣兮楊柳
春煙波森森帶平沙閣棧連延狹復斜山頭交
讓之木洞口同心之花嚴君平之卜肆戴安道
之貧家月犯少微弔吳中之隱士星干織女乘
海上之仙槎長安綺城十二重金作鳳凰銅作
龍蕩蕩千門如錦繡巖巖雙闕似芙蓉題字於
扶風之柱繫馬於驪山之松灞池則金人列岸

太華則玉女臨峰平明共戲東陵陌薄暮遊閶
北闕鍾洛陽大道何紛紛榮光休氣曉氤氳交
衢近接東西署複道遥遥通南北軍漢帝能拜嵩
丘石陳王巧賦洛川雲河水河橋木蘭楫金閨
金谷石榴裙曾入西城看歌舞也出東郊送使
君一朝憔悴無氣力曝骸委骨龍門側當時相
重若鴻鍾今日相輕比蟬翼代情兮共此何余
哀之能得使我孤猿哀怨獨鶴驚鳴蘿月寡色
風泉罷聲嗟昊天之不弔悲后土之無情松架



森沉兮户内掩石樓摧折兮桂將傾竊不敢當
雨露之恩惠長痛恨於此生 右悲昔
四悲曰傾蓋若舊白頭如新嘗為談過其實辨
而非真自高枕其頹長揖交親以蕙蘭為九族
以風塵為四隣朝朝獨坐唯見羣峰合沓年年
孤臥常對古樹輪囷相弔相哭則有饑鼯啼夜
相慶相賀則有好鳥歌春林麏麚兮多鹿山蒼
蒼兮少人時向南溪汲水或就東巖負薪百年
之中皆為白骨千里之外時見黃塵平生連袂

宿昔銜杯談風雲於城闕弄花鳥於池臺皆是
西園上客東觀高才超班匹賈含鄒吐枚一琴
一書校奇蹤於旣往一歌一詠垂妙製於將來
絃將調而雪舞筆屢走而雲迴自謂蘭交永合
松契長弁通宵扼腕終日盱衡罵蕭朱爲賈豎
目張陳爲老兵悲蒼黃兮驟變恨消長之相傾
貴而不驕人皆共推晏平仲死且不朽吾每獨
稱楊巨卿及其騫產摧聯支離搭撮七濡首兮
將死尚搖尾兮求活莊西貸而魚窮姬東徂而



很跋今皆慶弔都斷存亡永闊憑駟馬而不追
寄雙魚而莫達向時之淸談尚在今日之相知
已末則有河濱漂母隴上樵夫盤食帶栗粥面
兼麩藜羹一簋濁酒一壺夫負妻戴男覲女娛
攀重巒之岩嵒虛飛澗之崎嶇哀王孫而進饋
問公子之所須因謂余曰可憐可憐聖人之過
久矣君子之罪多焉詩書禮樂適足哀人之神
用宗族朋友不足駐人之頹年削跡伐樹孔席
由來不暖摩頂至足墨突何時有煙一朝至此

萬事徒然自昔相逢把臂談玄横彫龍於翠甩飛縞鳳於瓊筵各自雲騰羽化谷變鶯遷鳴香車於闕下曳珠履於君前豈憶荒山之幽絶寧知枯骨之可憐傳與千秋萬古寄言白日黄泉雖有羣書萬卷不及囊中一錢 右悲今日

五悲曰禮樂既作仁義不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一變一化一虧一全去其外物歸於内篇儒與道兮方計於前其書萬卷其學千年鍾鼓玉帛蹩躠蹮躚金木水火混合推遷六合之内慕其風兮如市百代之後隨其流兮若川三界九地往返周旋四生六道出沒牽聯硠硠磕磕蠢蠢翾翾受苦受樂可悲可憐有超然之大聖歷曠刧以爲期戒定惠解非因人慈悲喜捨非見思聞儒道之高論乃撞鍾而應之曰止止善男子觀向時之華說乃天子之辨士請弄宜僚之丸以合兩家之美若夫正君臣定名色威儀俎豆郊廟社稷適足誇耀時俗奔競功名使六義相亂四海相爭我者遺其無我生者哀其無生

孰與乎身肉手足濟生人之塗炭國城府庫恤
貧者之經營捨其有愛以至於無愛捨其有行
以至於無行若夫呼吸吐納全身養精反於大
素飛騰上清與乾坤合其壽與日月齊其明適
足增長諸見未能永證無生孰與夫離常離斷
不始不終恒在三昧常遊六通不生不住無所
處不去不滅無所窮放毫光而普照盡法界與
虛空苦者代其勞苦蒙者導其愚蒙施語行事
未嘗稱倦根力覺道不以爲功所言未畢儒道

二客離席再拜稽首而稱曰大聖哉丘晚聞道
聃今已老徒知其一未究其術何異夫戴盆望
天倚杖逐日蒼蒼之氣未辨昭昭之光已失嗚
呼優優羣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來
從何道去止何津誰爲其業誰作其因一翻一
覆兮如掌一生一死兮若輪不有大聖誰起大
悲請北面而趨伏願終身而敎之 布悲人生

## 雙槿賦序

盧照鄰

蓬萊山上卽對神仙芸香閣前仍觀祕寶金懸秦市楊子見而無言紙貴洛城陸生聞而罷笑故知柔條朽榦吹噓變其死生落葉凋花剪拂成其光價方且傳石渠之故事得槿樹之新名足以脂粉仙臺册靑祕府者也賦云地則圖書之府人則神仙之靈中有芳蕣鬱鬱亭亭兩砌分植雙階並耀葉鏤五衢榮分四照靑陸至而鶯啼朱陽升而花笑紫蔕紅蘂玉莖蒼枝露華

的皪風色徘徊寂寞倏利棲閑此地委命卷舒
隨時榮願外無嬰夭之禍內有消遙之致





## 秋霖賦

盧照鄰

覽萬物兮切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覆
海而沈沈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已深
若乃千里埋煙百廛涵潦青苔破壁綠萍生道
借如尼父去魯圍陳畏匡將饑不爨欲濟無梁
長檐風以沐雨永栖栖以遑遑及夫屈平既放
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楸
見玄雲之四起嗟乎子卿北海伏波南川金河
別鴈銅柱辭鳶眺窮陰兮斷地看積水兮連天

別有東國儒生西都才客屋滿鉛槧家虛擔石玉爲粒兮桂爲薪堂有琴兮室無人抗高情而出俗馳精義以入神論有能鳴之鳫書成已泣之麟覩皇天之淫溢孰能不偶坐而含嚬若夫繡轂銀鞍金牀玉盤坐臥珠璧左右羅紈流酒爲海積肉爲巒覩襄陵與昏墊曾不輟乎此歡豈知夫堯禹之癯瘠而孔墨之艱難

## 獄中學騷體

盧照鄰

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圜戶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鳫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蹇獨淹留而不歸

爲齊州父老請封禪表　　駱賓王

臣聞元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轄暢東巡之禮是知道隆光宅旣輯玉于雲臺業紹禋宗必塗金于日觀陛下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光御辨登樞應千齡之累聖故得河浮五老啓赤文于帝期海薦四神奉冊書于王會瑞開三眷祥合五雲旣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烟翼馭移玉輦于梁陰若月乘輪秘金繩于岱巘臣等職均芻徇蔭謝桑榆幸屬

堯鏡多輝照餘光于連石軒圖廣耀追盛禮于樅金然而鄒魯舊邦臨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風境接青疇俯識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峰豈可使稷山遺㟭頓隔封禪之禮淹中故老獨奉告成之儀是用就日披冊仰璧輪而三舍望雲抒素吽天閽于九重儻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仰僊闕以相懽就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對策文三道 附問　　駱賓王

問岱岳遊魂入佳城而怛化瀛洲羽客竦鶴轡而輕舉雖則備于縑素昭晰可觀求諸耳目虛無罕驗棄杖成龍有異虞翻之旨銜恩結草寧符宗岱之言二者何從爾其揚搉

對遐觀素論眇覿玄風唯鬼唯仙難究難測至夫滕公長往佳城開白日之徵洪厓不歸曾丘控紫雲之蓋或崇成蒼徇自是趙王之神道協赤龍爰通陸安之冶玉壘變萇弘之血金闕化

浮丘之靈固能目覩桑田來作西王之使魂遊
蒿里還爲北帝之臣然而將聖生鄒本忘情于
語恠多材封魯亦默論於通仙洎乎大義已乖
斯文將墜于是八儒三墨之道異軫分馳九流
百家之文殊途競奏語仙則有無交戰語鬼則
虛實相紛遂使結草抗軍爰乖宗岱之論化竹
游水有異虞翻之言然而博訪古書編尋曩冊
徇其浮說徒有奔競之談求諸至言抑匪通經
之旨何則高明瞰室已著六爻之文太虛游形
式編三洞之籙故齊公出獵遇豕蹄於貝丘周
嗣登仙浮鶴軒於洛浦况乎干寶碩德已緝搜
神之書劉向通儒非無列仙之傳斯皆實錄諒
匪虛談謹對

問士農工商四民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
闕里致言鄙於學稼漆園著論爰稱絕機豈先
聖垂文義有優劣將隨方設教理或變通者哉
爾其大陳用啓前惑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籙乘乾踐帝順舒慘

而字氓莫不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
農爲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用聚人九市列
惟金之利陟龍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蟬翼以
成風追工運斧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
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夢
蝶幽人搏九萬以齊物欲使丘門志學析以問
農之言漢渚絕機抒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
數趨舍適宜當今海內乂安天下樂業士植舊
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制王
冊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問四十强仕七十懸車著在格言存諸甲令然
則顏駟韞價殆乎白首和尋播美始自髫年欲
使滋泉之彥必臻洛陽之才無舍則隄防或爽
襟帶徒施其道如何佇聞嘉答

對竊聞大人有作義佇良材貞士徇名理資明
主是知君必待士士必待君故使飛龍在天聖
智有賢明之佐巨魚縱壑元后得唐虞之臣然
否泰或爽材運難并歲漸懸車尚牧淄原之豕

年甫志學且珥漢庭之貂是知因藉時來知君播玄翻之後當其未遇顔生致白首之勤語其古今稽之運會雖則人事抑亦天時當今乘六御天得一居帝翹車徵彥束帛旌賢故當桂幽人罷韞眞於文豹青蓮江使自製兆於飛熊豈止洛陽之才來義漢國滋泉之叟降止周朝而已哉某談謝三龍識迷三豕徒以鑚木輕熖仰昇扶而燿煇化草餘光對含桂而炫彩廻遑如失俯仰多慚謹對





靈泉頌并序　駱賓王

聞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叶於因心夏凊冬溫愛敬弘於錫類下逮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史昉之嫡孫戸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親永懷鞠養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永宗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

面與悲泣高堂而各已東遊下位歡微祿以逮
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列將申反
哺之情敬立身其若斯於從政乎何遠時歲亢
旱金石行銷環近川源殆將堙絕濬井皆爲湯
谷通波盡化汙池太夫人在遲暮之年有溫勞
之疾非濫槳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痾
色養既虧憂惶靡訴俄而廳階之下忽淸泉而
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冷
如冰此邑城控刻山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崗阜


無津爰自興建已來曾微穿汲之利非精誠貫
於有道純志浹於無私孰能洽冥貺以通幽導
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於一言
姜婦孝思潛波移於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
蕭縣尉栁晃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
情異則軒冕猶埃塵片善可嘉朝聞甘於夕死
一諾猶重黃金賤於白珪以爲執友素交豈祿
利輕肥之謂也賞音達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
所耻者沒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

未遇良材某出贊荒隅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
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覩斯水
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
地揮毫興頌鏤琬琰之無慙乃作頌曰
粤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
存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通神
顧我恩極因心感生冥契動天甘泉湧地冷冷
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爰有芳人景行芳塵事諸則感道洽斯親孝為



禮主名是實賓儻斯文之不墜知盛德之有鄰

螢火賦并序　駱賓王

余猥以明時久遭幽縶見一葉之已落知四運之將終悽然客之爲心乎悲哉秋之爲氣也光陰無幾時事如何大塊是勞生之機小智非周身之務嗟乎綈袍匪舊白首如新誰明公冶之非孰辯臧倉之愬是用中宵而作達旦不瞑覩兹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夫類同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而聲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苟有會於精靈夫何患於異類況乘

時而變含氣而生雖造化之不殊亦昆蟲之一
物應節不愆信也與物不競仁也逢昏不昧智
也避日不明義也臨危不懼勇也事有沿情而
動興因物而多懷感而賦之聊以自廣云爾
伊玄功之播氣有丹鳥之賦象順陰陽而亭毒
昚變化而涵養毎寒潛而暑至若知來而藏往
既發暉以外融亦含光而內朗若夫小暑南收
大火西流林塘改夏雲物迎秋忽凌虛而赴遠
乍排叢而出幽如火色之宵映如夜光之暗投





逝將歸而未返忽欲去而中留入槐榆而焰發
若改燧而環周繞堂皇而影過疑秉燭以嬉遊
點綴懸珠之網隱映落星之樓乍滅乍興或聚
或散居無定所習無常翫曳影周流飄光淩亂
泛艷乎池沼徘徊乎林岍狀火井之沉熒似明
珠之出漢值衝飈而不烈逢淫雨而逾焕焰灼
兮若湛盧之夜飛灼爍兮像招搖之夕爛與庭
燎而相炫然重陰於巳昏共爝火而齊息避太
陽於始旦爾其光不周物明足自資偶仙鼠而

伺夜對飛蛾之赴嬉類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
不欺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處幽不昧
居照斯晦隨隱顯而動息候昏明而進退委性
命兮幽玄任物理兮推遷化腐木而含彩集枯
草而藏烟不貪熱以苟進每和光而曲全豈如
鎔金而自鑠寧學膏火之相煎陋蟬蜩之習蛻
怵螻蟻之慕羶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
槍榆飛而控地搏扶起而垂天雖小大之殊品
豈逍遥之異筌夫何化之斯化無使然而自然



若乃有來斯通無往不至排朱門而獨遠昇青
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鄰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
已以致能靡因人而成事物有感而情動迹或
均而心異響必應之於同聲道固求之於同類
殆末明於趨捨庸詎識其指意子尚不知魚之
為樂吾又安知螢之為利高明兮有融遷變兮
無窮牛哀倏而化虎羽泉忽兮生熊血三年而
藏碧魂一變而成虹知戰場之有燐悟冤獄之
為蟲彼翾飛之弱質尚矯翼而凌空何微生之

多躓獨宛頸以觸籠異璧光之照廡同劒影之
埋豐覬道迷而可復廡幽鑒而或通覽光華而
自照顧形影以相弔感秋夕以殷憂歎宵行之
熠燿熠燿飛兮絶復連殷憂積兮明且煎見流
光之不息愴驚魂之屢遷如過隙兮已矣同奔
電兮忽焉儻餘光之可照廡寒灰之重然





蕩子從軍賦　駱賓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隱隱地中
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邊沙遠離風塵氣寒
草長萎霜露文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
里情遠天横劒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警銅
焦夜不鳴杭左賢而列陣比右校以疏營滄波
積凍連蕭海雨雪凝寒遍柳城若乃地分玄徼
路指清波邊城煖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
嚴風凛凛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旣拔距而

從軍且揚麾而挑戰征旆凌沙漠戎衣犯霜霰
樓船一舉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
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終取雋而先鳴豈論
功而後殿征夫行樂踐楡溪倡婦銜怨坐空閨
蘼蕪舊曲終難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怯對
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鳥無
恨而恒啼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房更難守
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
一鴈飛此時緘怨下鳴機裁鴛帖夜被薰麝染
春衣屛風宛轉蓮花帳夜月玲瓏翡翠圍箇日
新粧始復罷秖應含笑待君歸

## 上司列太常伯啓

駱賓王

側聞魯澤祥麟希委質於宣父昊坂逸驥寔長鳴於孫陽是則所貴枉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彫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横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曲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谷識眞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黄石授帝師之畧德由天縱白雪隆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

仰止瀾淸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辨
練光於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
實於談叢絢春花於詞苑辨河飛箭激牛翻白
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漱驪龍之宂是用德茂
麟趾削桐葉以分珪道暖鶴池映桃花而曳紱
飢而揆留皇鑒忠簡帝心奉職春宮爍離光於
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綜理玄風變諧
元氣含暉禮樂敀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
星而開照君乃識度宏遠器宇疏通明允篤誠



盛業隆於厚土惠和忠肅玄功格於上天則伊
陟謝其緝熙巫咸慙其保乂舉才應選與士無
私水鏡澄花炫金波於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
於神機則鄧攸莫際其瀾盧毓罕窺其術故使
妍媸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
時敘折衝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
人倫之度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
揖仲宣於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堦某蓬
廬布衣繩樞韋帶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

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王庭希千祿之
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室庶代耕之祿然而忠不
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退異著藏進殊巧宦
搏羊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
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幽迹於渭濱抱甕灌園
絶心機於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與覩烏兎光華
嵩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
宅欣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
於是獨來龕牖利見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





安而就日美芹之願徒有獻於至尊蟠木之姿
誰爲容於左右明公唯幾成務論道經邦一顧
之隆騏足逾於仙鹿片言之事魚目軼於靈蚫
庶望顧兎羅箕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
澤於堯雲則鱠餘之魚希振鱗於吳水臈後之
豕翻化龜於魯津拜伏堦墀增其冰谷

上兗州啓　駱賓王

側聞未遇孫陽鹽車無絶輪之迹時逢和氏荆山有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於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於玄璧則惟石騰輝在物猶然況於含識者矣伏惟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瓊彫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霏登虛鑒物旣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纏去思剖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勗九農內弘五敎導

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臥裏稱難坐嘯匪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禮君子於是仁必有勇義不忍絜美譽鬱於三齊芳猷騰於千古若乃清規遠鏡皎月色於靈臺玄鑒虛凝穆風聲於智府研機千篋探賾九流縟翠蔓於詞林綷鮮花於筆



苑文江翻浪織玉瀲以韜霞學海驚瀾綴珠鱗於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擁篲禮賢汲引忘疲奬題不倦懷級味道之客望範圜之駿奔兼包流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於毫芥顧正禮於二龍振幽滯於沙泥許明公於一驥某淹中故俗體朴厚之弘規稷下遺旺陶禮義之餘化頗遊簡素以閱縑緗每繇辭淒吟映素雪於書帳莎雞振羽截碧蒲於翰池旣而學異懷蛟才非夢鳥價不齊於南漢芳不重於東山幸屬日

月光華雲霄紛郁方結羨魚之網將謠扣角之詞奮短翮於槍榆希高標之餘拂濯纖鱗於涓滴望鴻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起一割之用跛鼈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於齊竽濫飛聲於郢路拘雞山而自恧顧遼豕以多慙輕觸威顔不遑流汗



## 上齊州張司馬啓　駱賓王

昔者薛邑聞歌揖馮諼於彈鋏夷門命駕顧侯嬴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鈞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以挹蘭言于斷金交蓬心于匪石庶清音歟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成風於郢匠伏惟公流源白水浸地軸以輪波纂慶黃軒感星精而誕命綴珠華於七曜聯玉葉於五雲至夫神石摛祥靈鈞表貺千年馭鶴振仙駕於帝鄉七葉珥貂襲榮光於戚里

因以紛綸國諜昭晰家聲洎乎鹿走周原輔秦
圖而興霸蛇分沛澤翼唐運以基皇常山王之
玉潤金聲博望侯之蘭薰桂馥羽儀百代掩粱
竇以霞褰鍾鼎一時阜袁楊而嶽立故得重規
遠鏡湛月路以流清茂祉遐鋪架雲門而擢秀
公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穎耀龍泉涵九重
而毓潤風情疎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嚴雪
白冰清之槩若乃性符神授道擅生知挫三端
於情鋒朝九流於學海博聞强記辨晉國之黄

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漱迥驚瀑布
以飛瀾文江澹清含濯錦而翻浪鬱槐市以增
茂穆蘭室以流芳於是翔鱣應符觀光上國飛
龍成卦利見大人搏羊角以垂天展驥足而騰
景翼貳藩邸紹敬祖之清廉光贊外臺陳君回
之亮直推公平而折獄喋鼠謝其嚴明攤端慤
而行仁化蚍慙其智勇加以淸規日舉湛虛照
於冰壺玄鑒露凝朗機心於水鏡謙光自牧恭
巳愛人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

顧槃於南金某疾拖支離林均臃腫進不能握
蘭分竹綰銀黃於雲臺退不能絶粒茹芝鍊金
冊於地肺而出沒風塵之內淪漂名利之間游
無毛薛之交仕乏金張之援塊然獨處者一紀
于茲矣然而日夜相代恐溝壑以非遥窮病交
侵思薜蘿之可託常願處幽棲寂追夏黃於商
山樂道棲眞從魯連於滄海豈圖語默易爽心
迹難逃從橋之恨逾深攀桂之情徒結是用絶
心乾沒躭閲丘墳謁子持於南荆訪康成於北



海西遊梁益仰司馬王揚之風東入臨淄慕淳
于管晏之智瞻言前古徒欲思齊俯惟當今空
勞懷刺不意雲浮礎潤霜落鍾鳴揖郭泰於靈
舟有道斯在[illegible][illegible]明於徽組盛德猶存雖雅調
清歌誠寡和於郢路而庸容濫吹竊混奏於齊
竽輕撮課囊揄揚盛德庶金波離畢零陵之石
自飛瑶光建寅肅丘之火暫熱學慙麟角德類
鴻毛愧汗如漿憂心若醉

上郭贊府啓　駱賓王

側聞承樞嘯谷韻清瀨於鶯蘋震德昇乾辭玄枝而布族雖涸鱗濡沫懷觖望於鯨波而決羽槍榆頹思遷於鸎樹伏惟公瓊基學秀積珠構於三龍玉翰驚薰曄瑤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榮河泛高尚之舟德驗通神靈策動幽明之境產耶谿而濯質霜鐔朗豐匣之資孕鍾嶺而飛華紅玉絢荊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頹霞而挿極菊晚馳芳涵清露而泫沼鑒懸龍鏡朗逸照於咸

陽韻入皃鍾鷲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鼇壑以朝宗情嶽披茅掩崑岑而作鎮惠牛曜辨鷩荀鶴於談叢楊鳳摛文詠鄒龍於筆海故佐銅章於強渚側聞媥鰩之風戒墨綬於銅郊讚誘祥鸞之化彈揮單父彌肅韻於稽琴化俾中年翊馴翠於潘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軾廬采拔芻微連欽賢于司馬提獎幽帶駃取俊於淳于某甕牖輕生席門賤品幸以參名比屋税康衢以自娛預迹耦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



業弋書林而騁志少奉庭闈踐文圃以漁魂至于赤練青緗頗側探其奧旨竹書石記亦據求其幽源雖未能叫徹帝閽聲馳宰府而頗亦見推里閈譽浹鄉閭方今銀箭縈秋金壺應節吮墨翹長期遵迹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横經於重席不量庸昧竊冀楊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盼儻使陳留逸調下探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眷餘溪之祭則廻眸之報不獨著于前龜清亮之音誰專稱於往笛雖滄溟遠誓永不愧於牛涔而

嵩岱洪恩終曾酬於蟻垤輕喧視聽憂讋唯深猥瀆階庭兢惶交集





## 上梁明府啓

駱賓王

昔者聞歌薛邑賞彈鋏於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於侯子豈惟成風之斲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志合者蓬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公儀天時搆魯基控射牛之峰凌地開源驚濤疏釣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王十公阜袁楊而嶽立於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翔鸞之舞影冷琴動操叶馴雉之稚音飭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撫

俗君子不器扈輶軒以觀風某蕭石謫遷聲鄉蓬轉不叶十室無專一經攀驥逸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公顧盼成飾咳唾為恩庶微潤於江波冀末光於鄰燭使幽禽遷木侶冊山於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於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



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啓　駱賓王

昨引注日垂索鄙文拜手驚魂承恩累息楚輦冊質在荆南以多慚遼豕白頭望河東而載恧某散材易朽蟠木難容雖少好讀書無謝高鳳而老不曉事有類揚雄徒以易象六爻幽贊適乎政本詩人五際比興在乎國風故體物成章必寫情于小雅登高能賦豈圖榮于大夫蓋欲樂道遺榮從心所好非敢希聲刻鵠竊譽雕虫至若質醜行以自媒衒庸音于苟進固立身之

岐路行巳之外篇矣君侯蘊明略以佐時虛靈臺以照物觀梁父之曲識卧龍于孔明聽康衢之歌得飯牛于甯戚是用異人翹首俊乂歸誠偎以疵賤之姿謬奉清通之盼雖仲由之瑟終閟響於丘門而宋玉之謠倘均音於郢路敢忘下里輕冒上呈庶道叶起予陳卜商之四始恐吾幾失予效然明於一言拜手增懃憂心如醉

## 上康使啓

駱賓王

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蓄於中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棲魂情欣養素仰皇華而暢慮敢用披丹伏惟公源控玉輪激神濤而涵地基疏金闕架飛岳以韜雲泊乎鹿走周原霸燕圖於卽墨蛇分沛澤封漢爵於箏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丹穴襲吉黃裳若乃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

以朝宗登小魯之山辨練光于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於連牛垂秋實於翰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雕談素論凝玄開夜光於妙辨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鳳池絢桃花而曳綬俟留皇鑒忠簡帝心列職春宮摽離光於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於紫宸故得龍紆垂光戢兩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某大塊流形小人餘慶幸河神入昴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薰風廣



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潁之餘芳而出没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棣萬里惟桑既而日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遡松浦以南浮冀壁迹丘中絶漢機於俗網承歡膝下馭潘輿於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於空谷天羅迥布弋黃鶴於高雲顧巳鶩鉛並從媒銜力農賤事未免東皐之勞友哺私情遽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輒布悃誠雖噬臍思歸空軫倚閭之望而嚙

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幾成務論道經邦庶顧兎離星動薰風於舜海從龍潤礎霈甘雨於堯雲則白羽書生自銘恩於食稻黃裳童子將賽德於餐花拜手迴遑傾心霡霂

上李少常啓　駱賓王

竊惟陰陽作炭化一氣以陶甄天地爲爐混萬物爲彛彴然則璧輪均照或流景於萊城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是汙隆迭襲榮悴相乘得氣者繁滋失時者零落伏以君侯疏乾激派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基鵠翅峙蓮花之嶺曜重煇于若月顯疊彩於非烟至若瑞動赤光耆元勳於東漢烽驚紫塞宣武功于北征奕葉龍光聯蟬龜組德攸天縱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

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故得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翰折衝千里曾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入倫之度于是九重銜綍懸星影於宸維四達埋輪振霜威于權右加以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必甄挹虞翻于東箭一言可記許顧榮以南金某蟠木朽株散樗賤質墻面難用灰心易寒退無毛薛之交進乏金張之援塊然獨居十載于茲矣然而日夜遷代嘆溝壑之非遥貧病交侵思薜蘿而可託欲乘幽控寂進綰季于青山樂道棲眞從魯連于滄海幸屬舜門廣闢漢幣交馳遂得佇嘯高丘應箕文而動韻聆音大野浮良岫以流陰將恐在藻纖鱗終寡登龍之望棲榆弱羽徒仰搏鵬之高所冀曲逮恩光資餘潤于東里襲承導引託輕蓼于南柯撫已多慚徊躬增懼

上瑕丘韋明府啓　駱賓王

側聞觸龍戢翮負垂天而踠影伏櫪羈蹄望絶塵而跪足故以游蓮遇[illegible]悟宋主於嬰羅在藻迷波顧蒙莊於照轍是以臨淄遺婦奇束縕於齊隣邯鄲下客效處囊於趙相伏惟明公締址瓊峰靈嶽蔽冊霄之景圖基珠溜神流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綜宏詞於楚傳金籯緝藝味雅道於扶陽孕蘭畹而生姿灃霸鍾高門之慶產銅溪而寫鍔荊藍資象德之禎幼辨抵羊演飛

龍之秘策夙談孔雀對家禽之麗詞赤野浮炫價之光珠胎瑩色冊穴陪萊儀之迅鳳彩含姿靈襟轉璧絢逸照於蘭池神府驚蘋韻淸音於桂浦談叢散馥韞餘氣於九蘭筆海流濤駭洪波於八水縮銅麟甸製錦鳧郊化浹下車恩孚攬轡德聲含詠仁風飄十地之雄道化編謠惠露灑三天之渥御中年之馴雉豈懼驍媒驚重泉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甑垂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宓絃烹雞屈函牛之量加以





招携白屋勸誘靑衿遂使漱流逸客望驥足以雲蒸棲泌遺才款龍門而霧會某緯蕭末品捨芰幽人寓跡雩壇挹危直之秘說託根磬渚戢戰勝之良圖幸以奉訓趨庭承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耘性識於書林至于九流百氏頗總緝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精研其奧旨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棲遲一丘鳴絃而卒歲諒以糟糠不贍甘旨之養屢空簞食無資朝夕之懐寧展是以祈南陽之捧檄擬毛義之淸塵思魯國

之執鞭蹈孔丘之餘志屬以鬣秋應銜鴈序届時颸金將露玉俱清柳黛與荷緗漸歇寔含毫振藻之際離經析理之期不揆彫朽之林竊冀遷喬之路輒期泛愛輕用自媒儻荆璞無見致疑夜光不逢按劍則沉骸九死終望蚈珠殞首三泉徒希結草載塵清矚跼影外慙冐瀆威嚴循心內愧





上兗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側聞豐城戢耀駭電之輝俄剖沙丘踠迹躡雲之轡載馳然則激湍侵星佩潛皷于壯武騰鑣歷塊騁蹀駿于咸陽且照轍疲鱗側羨鼇潭之躍觸籠短翼局望鵬程之飛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揆白石之詞漢境朝趨車徒驚拂塵之思伏惟公騰瀾浴景濬靈浮以含珠擢幹捎雲翊孤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于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于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

叶鳳彩于英姿辨蟾精于弱歳靈臺弘遠馳霄練于霜鐔册府幽深絢朝虹于璧渚心波湛漾泳曜傀于黄陂情嶽于天韜風雲于稽巘龍津共濟競欣登御之車燕室欽賢必擁澄淸之轡鬱文條而爛彩藻逸潘花曄詞峰而銜價光浮衛玉然則崑溪旣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嗣雲韶之響是以左龜陰而衍化務肅百城軸麟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徽猷克著逾盛德于休徵聲績聿宣軼英規于恭祖佩呂刀而紹美



巳贊褰帷之遊屈龐驥而未伸將騁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鑒覈子之遺言倒屣延賓辨王生之雅量故使員流之下探照乘于長波高岫之巔剖連城于由石某斗筲小器蟭鼓末才斜帶嶧桐戢睎陽之厚德傍隣文篠慕貫時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瓢遽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已窮擔石厭于糟糠負薪疲于裋褐然而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巳之方弋志書林咀風騷于七略耘情藝圃偃圖籍于九流洒惠渥

于羊陂屢泚文通之麥峻曲岸于鶯谷時遺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于霜臯唳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淸芬于露薄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悉迹魯鴻非荆山之抵鵲遣名韓犬嘆稽臯之陸梁方今玉縮纏秋金風動籟吳宮歸鳦望陰岫以依遲素林返鴻候陽潮而抵舉籯金味道之子俟纁帛以彈冠胥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于庸識輒輕擬于揚庭所冀曲逮恩波時流咳唾儻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魚惠以餘光照孀樓之寒女得使伏櫪駑駕蹇希騏驥而蹀足竄棘翩翾排鴛鶱而刷羽則捐軀匪吝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楊金君子以之貽戒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瀆威嚴深懼履尾載塵聽覽迫甚抱冰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理存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詞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古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南遊之嘆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霑衣何者情蓄于衷事符則感形潛于内迹應斯通是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某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

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談王霸衒材揚已歷詆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郄超昔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于成命躊躇





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亡老母在堂常嬰羸恙糲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窮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兒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疚之情未泯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于中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寸心以求辭李令伯陳

情以窮訴上以棄與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者哉儻有乾沒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主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思而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真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愴入塞之鬼毋切倚閭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薰之不貲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叶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顧憫烏鳥之私情寬其召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載拜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雲雨俄別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之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塗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窮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遊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于勞

生秦天三號詎忘情于怛化微其泣矣尚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廨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閈阡陌徒有其名荒經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頹墉四望棋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棣之謎松柳千秋有切惟桑之理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顧言徒擁今成有戚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設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患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跂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布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室邇人遐以此懷勞增其歎息情不遺書何盡言意

與親情書　駱賓王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或暌索累年存歿寂寥吉凶阻絶無由聚洩每積淒凉近緣之官佐任海曲便還故里冀敘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折簡辱逮沉淪雖未敘言暫如披面晩夏炎鬱並想履宜某初至鄉閭言尋舊友耆年者化爲異物少壯者咸爲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爲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不覺涕之無從也詢問子姪彼亦凋零永言

傷情增以悲慟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存亡之情豈能無恨終期展接以申闊懷取此月二十日栖桐成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祇叙尚賒傾繫何極各願珍暢遠無所詮



冒雨尋菊序　駱賓王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間涼燠則鴻鴈在天敘交遊則芝蘭滿室砌花舒氣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行閱飄蓬挹雅步于琴臺坐閱流水字中科斗競落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濕印龜之岸泛蘭英于戶牖壓接雞談下木葉于

中池廚烹野鴈墜白花于濕桂落紫蔕于踈藤
雖物存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慙叔夜



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宴序　駱賓王

夫以五嶽棲眞杳渺青溪之上六爻貞遁寂寞
滄海之濱斯並激俗矯時獨善之風自遠懷材
韞價兼濟之道未弘長史公玄牝凝神虛舟應
物得喪雙遣巢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
與山林齊致乘展驥之餘暇俯沉犀以開筵曲
瀾澄漪似對任棠之水茅亭與洽如歸山簡之
池加以秋水盈襟寒郊滿望洲渚肅而蒹葭變
風露凝而荷芰疎忘懷在眞俗之中得性出形

骸之外雖四子講德已頌美于中和而五際陳
詩未形言于大雅爰命虛誄題而序之并側山
顏自有琴歌留客操觚染翰非無池水助人各
賦詩式昭樂事

晦日楚國寺宴序　駱賓王

夫天下交通忘筌蹄者葢寡人間行樂共煙霞
者幾何羣賢挹古人之清風翫新年之淑景情
均物我緇衣將素履同歸迹混汙隆廊廟與江
湖齊致于時春生城闕氣改川原聞遷鶯之涙
時行欣宦侶見遊魚之貪餌坐悟機心加以慧
日低輪下禪枝而返照法雲凝蓋浮定水以涵
光忘懷在眞俗之中得性出形骸之外雖交非
習靜多慚谷口之談庶醉可逃喧自得山陽之

氣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初春邪嶺送益府參軍序　駱賓王

分首三春送君千里青山白日非舊國之春秋翠斝清樽是他鄉之杯酒況復圭峰南望切登高之情渭水北流動臨川之嘆于時寒光將歇春景未華殘雪飄花猶開六出輕冰涵鏡未解三川晨風軫孫楚之情岐路下楊朱之淚雖載言載咲賞風月于離前二詠一吟寄心期于別後詩言志也可不云乎

秋日餞麴錄事使西川序　駱賓王

麴錄事務切皇華指輪臺而鳳舉羣公等情敦素賞臨別館而鳧分促樽酒以邀歡望山川而起恨于時露團龍隰雲歛鴈天落葉響而庭樹寒殘花疎而蘭皐晚聞秋聲之亂水已愴分滿對零雨之飄風倍傷岐路五日之趣未淹蘭籍之娛二星之煇行照葱河之境清飈朗月我則相思隴水秦川君方鳴咽行歌不定遽驚班馬之嘶贈言可申聊振飛魚之藻人探一字四韻

四篇





贈李八騎曹詩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顧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水之餞遙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驂以少留敞離亭而多暇山芳襲吹坐凝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遥催別酒餞而縈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傾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于華滋而素賞無睽盍申言于麗藻人

爲四韻各賦一言





揚州看競渡序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汎蘭棹初遊鼓吹咽江山綺羅蔽雲日嬋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歌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豔出浦之輕蓮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粧舊飾此日增奇絃管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廻雪猶賦陳思巫嶺行雲專稱宋玉凡諸好事請各賦詩

姚州道破賊露布　駱賓王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乘乾一統成聖人之表是知衣裳所會義有集于殊隣霜露所由誠無育于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煞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義切杖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下登翠嬀以握圖憲紫微而

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凝神至道無圖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諸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儋耳之酋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倫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側左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隆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郡以





稽誅擾亂邊疆紴被州郡是用三門投律長驅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日軍次三朏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差傷山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衆此山即南中巨傷也崗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州之境聳喬林而掙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挾崇巖以隱天陽烏迴無翼之地峯危東馬路絶回車賊踞臨代之形垂建瓴之勢徵風召雨蝟起蜂飛驛雜種以挺灾封狐十里肆沉黎而作

孽雄虺九頭臣以爲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成於
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於干戈於是廣布
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
蠻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漢爵不踰白馬之盟
地接周驪詞屢彈于喻蜀俗通盤瓠聲不輟于
吠堯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軍前守右驍
尉井陘縣開國男劉玄暐等銜枚遠襲卷甲前
駈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
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二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





左武衛翊府郎將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
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
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後金吾衛翊府郎將孫
仁感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
絶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諸設弄諸覽期
等擐螳蜋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
谷劉惠基高奴弗孫仁感等並忠勤克著知略
遠聞識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劒
視死無時彎弧而兇黨土崩舉刀而妖徒瓦解

雖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獨致析骸之釁二十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郎將令孤智通率右武衛良將壯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靜福府果毅都尉陳弘義等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廻又遣行軍司馬守嶲州都督府長史梁待辟率守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林蹈中



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勝躍截歎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守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挖金鉦而直進玄雲結陣影落西郊赤日搏鋒氣橫南斗飛塵埃而布地白日爲之晝昏積氛祲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爲梟似變萇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鼉靈之屍旣而照盡高春雲昏乙

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重巖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彼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地形之陣揚麾誓衆仗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材雄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工即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鵰力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滌氛除祲同夏景之潰春冰滅迹掃塵若霜風之捲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朝前後生擒四





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柳諾設弄楊虔等領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咸伏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場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擒再舉而哀牢授首斯並皇威遠暢廟算遐宣奉玄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望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應詰　　駱賓王

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瀨此地即新安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戲遷如水行耳人有釣者試取投之或有浮而不顧者或有貪而輒吞者引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乃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勉其少退也則鼓鰓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於人道窮於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之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曰猛獸搏也拘

于檻穽鶩鳥攫也縶於籠樊素龜靈也被髮河
津白龍祥也挂鱗罝綱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
貪餌而吞鈎乎于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之理
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世也屣迹而
後投隱心而後動終始不易其道悔吝不勝其
情而吾子沉緡于川登魚于陸烹之可以習政
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曩求之將何圖今捨之將
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人不凝滯于物智士必
推移于時知幾之謂神養生之謂道般乙聖也



因于夏孔丘賢也畏于匡且夫明哲之賢尚罹
幽憂之患況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向
吾有心也恐求之不得今吾無心也旣得之而
捨求與捨不亦雙美乎烹與羞不亦兩傷乎况
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
亦奚必因小鮮而後明三異之規勳大命而後
冀一飡之飽擒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
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爲事者太公之遺術
也形坐磻谿之石兆應滋水之瓚夫如是若將

以鈎川耶將以鈎國耶然後知古善鈎者其惟太公乎文有鈔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鈎懸西履爲餌並之於淸廟投之於巨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蹲會稽而沉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海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亦眇小者之所習安知丈夫之所爲哉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

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邊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





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 在獄詠蟬并序

駱賓王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枯樹聽訟斯在卽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疎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

厚而易其眞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淸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蟪蛄之傳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憫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云爾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為李義祭趙郎將文　駱賓王

姚州道大總管李義祭趙郎將之靈惟靈降精辰象委質昌期棄筆文場早徇封侯之志影纓武帳坐昇戎秩之榮屬滇浦挺妖昆明習戰應星文而動將奉天罰以揚威不能弘妙筭於五戎叶神謀於九變致令王師失律兕彼憑凌嶲穴南臨同五谿之深入邛關北阻類雙崤之不歸亭候多虞故有負于明代春秋責帥豈無慙于幽途夫任賢與能明君之事也陳力就列忠

臣之義也雖見危授命固誠節之有餘臨難機
權何智謀之不克嗚呼哀哉某猥以散材謬專
分閫途經夷落路踐戎場停疲驂于九原悲來
有地痛遺骸于四野泣下無從暫輟征旅之勤
爰崇掩骼之義庶幽靈有託梧丘息入夢之魂
壯士不還薤歌起送終之曲嗚呼九眞邊徼萬
里長安城危疎勒山峻皐蘭固原爲隴即壤成
楢夕陰低而平蕪晦秋風急而荒戍寒哀哉異
域幽埏但有新栽松栢他鄉古木非復舊邑枌





昌平坂學問所

榆感平生其若斯聊申素酒儻聰明之不昧式
薦簞醪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